

行楷隶草,山水人物,故宫武英殿里幽暗的灯光投射在33件国宝级书画作品上:素有“法帖之祖”美誉的《平复帖》朴质古雅,李太白真迹《上阳台帖》纵放自如,唐伯虎《王蜀宫妓图》则娟秀娇媚……仲春时节,“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故宫举办。张伯驹,有人称他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也有人说他捐赠占据了故宫顶级书画收藏的半壁江山。实际上,张伯驹的一生,要比所捐文物还要生动。

## “民国四公子”中的名士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后过继给其叔父张镇芳。张镇芳官至直隶总督及河南督军,还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正是这显赫的家庭背景,为张伯驹日后收藏书画文物,储备了眼光与实力。

张伯驹生来聪明伶俐,九岁即会作诗,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读完了两遍,还曾在父亲的提携下在军队混了一段时间,后来因看不惯其中的黑暗丑恶,脱下军装换上布衣,挂名盐业银行,纵情于自己的兴趣。说张伯驹的名士风流无非三个方面——诗词书画、京剧和女人。

关于“民国四公子”这个说法,民间一直在流传,也有很多版本。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回忆,张伯驹自己有诗记:“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

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两将军”:一个“辽东”,指张学良,是东北军的少帅;一个“红豆”,即溥侗,乾隆十子成亲王永理的曾孙。“双词客”:一是袁克文(袁世凯之子);一是张伯驹,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痴迷于戏曲的票友。

“民国四公子”中,袁克文42岁就忧郁而死,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溥侗误入汪伪行列,做了汉奸遭世人唾骂,最终贫病而死,名士圈风流云散。只有张伯驹,始终保持名士风度、名士做派。

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



张伯驹与他曾收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

## 被绑架后宁要字画不要命

但买古字画,张伯驹却从不惜财。张伯驹收藏始于1926年前后,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买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从此以“丛碧”为号,走上古字画收藏之路。

张伯驹是怎样养得他鉴定眼力的?这一方面来自他的文化修为,一方面也与他独特的鉴定方法有关。以唐寅的作品《行书诗》为例,有人曾以其中的“扬州”写为“杨州”而断为伪作。张伯驹却认为:“扬者为杨,抑者为柳,扬杨本系一字”,所以并非唐伯虎误写。

除了鉴藏的眼力,热情也是张伯驹成为大收藏家的必要条件。就拿收藏《平复帖》来说,张伯驹简直成了“要画不要命”的主儿。

《平复帖》是西晋陆机所写的信札,比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早。虽不足一平尺,卷上钤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各朝代收藏鉴赏家的71方印记,犹如一部收藏简史。

大约1934年,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当时此帖归道光皇帝曾孙溥儒所有。

1936年,身在上海的张伯驹得到消

息,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转卖到了英国。张伯驹担心国宝《平复帖》重蹈覆辙,立刻托人和溥儒说,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并请转让。但溥儒当时要价二十万,并未谈成。1937年,得知溥儒遭遇母丧正在筹款,张伯驹便抓住机会,以四万元购得此帖。

可是在战乱动荡年代,拥有这么一件稀世珍宝,不亚于在家里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1941年,张伯驹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随后就爆出了“京城怪爷张伯驹在上海被人连车绑去”的新闻。这次绑架,有两个说法,一是前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勾结汪伪76号特工总部绑架了张伯驹,另一个说法是日本人勾结汪伪76号特工总部绑架了张伯驹,为了那些稀世国宝。

张伯驹悄悄对设法看望自己的妻子潘素说,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出不去”。这场绑架持续了270多天,绑匪最后将勒索金额降为20根金条,张伯驹才得以获释。

## 故宫顶级书画,一半是他所捐

有些人收购文物就是要把它变卖掉赚钱,但张伯驹却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收不卖”。

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落国外。”

1946年,为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自己位于弓弦胡同1号的豪宅。弓弦胡同1号占地15亩,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

据统计,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有118件。而不惜倾家荡产收藏来的珍宝,最后的出路又在何方?

1956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号召大家带动全市人民

购买公债券支援国家建设。张伯驹夫妇有心参与,但由于收藏字画尚负债数万,于是毅然在其数十年收藏书画中选出八件精品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名家法帖陆机《平复帖》、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子虔《游春图》、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赫赫有名的“巨迹”。每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政府为此奖励张伯驹20万元,张伯驹分文不要。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1956年7月,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一纸褒奖状,说张伯驹、潘素先生捐献之举是“化私为公,足资楷模,特予褒扬”。一位友人曾回忆去张伯驹家拜潘素为师学画,“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于是环顾四壁,终发现“奖状”贴在靠近房梁的地方,“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天才的作家们写作时都有近乎病态的癖好,有人早起写作,有人彻夜不眠;有人闭门不出,有人沉醉闹市;有人空腹写作,有人需要酒精、咖啡和药物的催化。也正是借由这些“写作仪式”,在持续反复的枯燥生活里,他们的文字生产力才能得以维持下去。

## >> 环境怪咖

喜剧大师莫里哀在舞台上滑稽多智,离开舞台却拙于言辞。他的袖筒里经常藏着一个笔记本,他喜欢在公共场所留心偷听别人谈论的话题,将它们私下记录下来。无独有偶,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生活,一有闲暇,就坐到咖啡店里,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暗地却偷偷注意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

和这两位相反,美国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更加享受只有自己的生活。她从25岁开始,就过上尼姑般闭门独居的生活。她写诗30年,留在世间的有1800多首,生前却只发表7首。

雨果在开始创作《巴黎圣母院》之前,买了一整瓶墨水,把自己软禁在家,将衣服都锁起来,免得受到外出的诱惑。为此他买了一件针织服,长及脚指头,这件衣服成为他此后好几个月的制服。最终成稿时,他用掉一整瓶墨水,因而一度考虑给书取名为“墨水瓶里出来的故事”。

## >> 作息怪咖

“深夜让人更有灵感”成为不少人熬夜的借口,但是列夫·托尔斯泰一定会反对。他只在早晨写作,并固执地认为早晨才能使人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而在夜间会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

福楼拜恰恰相反,他通常白天休息,夜里通宵写作。除此之外,福楼拜写作时还喜欢留白。跟随他初学写作的莫泊桑曾问他:“您这样写,不是太浪费稿纸了吗?”福楼拜回答:“亲爱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一张稿纸只写第一行,而其余九行是留着修改用的。”

或许最合理健康的工作方式该和村上春树一样:“我进入写小说的状态时,会凌晨四点起床,写个五到六小时。午后,我会去跑步十公里,或游泳1500米(或两者都做)。之后,我读一点书,听一些音乐,到了晚上九点就上床睡觉。”“我每天维持这个习惯,丝毫不变。”他详细分析:反复本身就很重要,因为那是一种催眠;我必须催眠自己进入深层的心理状态。不过要长时间坚持这种反复半年到一年,需要相当足够的精神与身体强度。这样说来,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像一种生存训练。

## >> 食物怪咖

有时候写不出东西,可能不是才华有限,很有可能是没吃对东西。许多作家都有自己钟爱的食物与独特的饮食习惯。

巴尔扎克喜欢咖啡,他每天吃完晚饭,下午六时上床睡觉,凌晨一时起床,写作至早上八时,小休个半小时,接着埋头再写,直至下午四时。下午四时至六时,是见朋友、散步、洗澡、吃饭时间。勤奋到每天写作十三个半小时,不喝咖啡怎么扛得住?巴尔扎克一天喝50杯咖啡,而且专喝最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不加牛奶和糖。连著名的咖啡狂伏尔泰也甘拜下风,伏尔泰一天只喝40杯咖啡。巴尔扎克曾不无得意地说:“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此话被他不幸言中,慢性咖啡中毒是他的死因之一。尽管如此,巴尔扎克还是比他估算的寿命多活了一会,有研究估计,他一生中喝过至少5万杯咖啡。

还有绝对不能仿效的做法,英国诗人奥登从1938年开始,每天早上为了提神,起床后都吞服安非他命,到了想睡时再吃西可巴比妥来助眠,这一习惯持续二十多年。奥登的床边还会放一瓶伏特加,夜半醒来就喝一杯。他形容安非他命是“心灵厨房”的“省力装置”;不过他也说:“这种机制非常粗暴,很可能伤害厨房中的厨师,造成常态性崩溃。”

## >> 字数怪咖

许多作家都喜欢规定每天写的字数。杰克·伦敦每天写一千字,写够就停笔。《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每天写三千字。英国作家特罗洛普最有趣,他规定自己每15分钟写250字,写完可继续或小休片刻再写。

斯蒂芬·金每天坚持写两千字,他每天早上八点到八点半必须在固定座位吃维他命,听自己挑的音乐,将稿子都整理在固定位置。“每天重复做这些事情有一个累积性的目的,就好像在告诉自己的脑海,你很快就会进入梦乡。”

“老爹”海明威每天只写500字,此外,每天写作之前,他会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一共改了39次才满意。

(摘自美梅森·柯瑞《创作者的日常生活》)

「人物志」

# 为人不识张伯驹 踏遍故宫也枉然

徐静

「阅案所得」

## 天才作家的写作怪癖